



一碗藕粉

□ 蝶衣

这天我心血来潮想吃藕粉，泡了几次都没有形成糊状，于是气急败坏地将几碗乳白色稀汤倒入下水道，无助得像个孩子……

望着桌上的一片狼藉——粉屑，勺子，半凉了的水，各色仪式感ins风的碗……我手托下巴目光呆滞地坐了片刻，看来泡藕粉这项“工程”是要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“痛点”了。我无奈地笑笑。上一次吃到最好吃的藕粉是什么时候？

算起来，那是15年前了。一个铺满了厚厚灰尘的数字，背后藏着久远的回忆。

我的太外公是个冲藕粉的好手。那时因家中变故，放学后我总是个人在空荡荡的老房子里等大人们回来。偌大的空间使我焦虑不安，老房子后面是一块墓地，不由令我心中发怵，于是我想到了西边小平房里还住着一个太外公。

印象中的太外公是一个慈祥的老人，80岁的他，背微微佝偻着，神色总是那么从

容，远去的风霜在他皱纹满布的脸上化为一抹圆融。他拄着拐杖，像是拄着自己不屈的一生。每次过去，他或是在门口的编织靠背椅上负喧闲坐，或是在房间里戴着老花眼镜看书。

这天，我一脸惊慌地飞奔到西屋。太外公见我来了，像是知道我的心事似的，脚步缓慢而毫不踌躇地将我带进房间。深棕色老式长方形木桌上，一本夹有彩色妖艳美女插图的书吸引了我，于是我一页页似懂非懂地胡乱翻看着——后来才知道那本书是《聊斋志异》。在我“品图”时，太外公开始烧水了——他将一根金属棒放入热水瓶里，不一会儿水就烧开了。太外公先后将藕粉和开水加入白色宽口蓝边陶瓷碗中，再用勺子搅拌均匀，一碗晶莹剔透的浅卡其色藕粉就泡好了。

藕粉微微甜，有淡淡的桂花香味，软糯可口。那是十几年前啊！没有其他任何复杂的冲泡步骤，粉与水只经

太外公的手，就变成了人间美味。尝过一次，我便爱上了太外公的藕粉。从此，放学后回到老房子的第一件事就是飞奔到西边屋子的太外公那儿。太外公总是在那道木门门口等着我的。

可有些美好的事情总在时间飞逝中无可奈何地夭折。那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去找太外公。然而大门紧紧关着，任凭我怎么用力地敲就是没人应答。太外公亲手题的一副对联目光冷峻地与我凝视着，我久久不肯离开。转过身，正巧望见门前小院里凋零的沉寂的玫瑰，毫无生气的它们似乎正在无言中预告一场心碎的未知事件。

太外公住院了——白血病。弥留之际，我伏在太外公的床边，太外公勉强撑开疲惫的眼皮，艰难地抬起干瘦无血色的手轻抚我的头，用虚弱但温和的声音打趣道：“等我的病好了，再给你泡藕粉吃……”

可惜那一碗藕粉我再也没有等到。

记忆里的童年

□ 彭佳燕

记忆中，乡下的小路是素面朝天的黄土路，一脚踩上去，松软软，泛着特有的土香。空气中夹杂着星星点点的青草味，好闻极了。猛吸一口，唇齿间都是自由的的味道。路边偶尔能见到些许红色，是“野草莓”，比草莓个头小得多，中间是空心的，清甜不腻，若是运气不好碰上半生不熟的，那就是又酸又涩，吃的人龇牙咧嘴。

那时的孩子没有现在的“洁癖”与“娇气”。爷爷奶奶时常要上山干农活，砍柴耙松毛，身后就会跟着一个“小尾巴”。小小的身影亦步亦趋，眉眼弯弯，瞧着挺乖巧听话，实际上一点也不安分，不是摸摸路边的石头就是揪两朵漂亮的小花。等到了山上，爷爷奶奶去干活了，小孩就一屁股坐在田埂上玩泥巴，玩得身上脏兮兮，被训斥后就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小模样来撒娇讨饶，屡试不爽。

秋雨簌簌地落下，像牛毛，像细针，细细密密地落在菜园子。一个人影，头上戴着斗笠，佝偻着腰在菜园子里摘菜，是奶奶。我很喜欢端一张小板凳坐在门口看雨。秋风拂过细雨，一丝丝凉意落在脸颊，带来了初冬的寒冷。霜打过的青菜总是格外清甜爽口，不复之前的涩。奶奶见我欢喜便不厌其烦地做给我

吃，那双布满岁月痕迹的双手熟练地洗菜、切菜、翻炒。眼尾染上了岁月的烟火气，饱经风霜的双眼盈满笑意。一放学，我就缠着奶奶叽叽喳喳地讲述学校发生的事，奶奶不厌其烦地听我抱怨。一旦被奶奶温柔的目光注视，所有的委屈都化为一缕青烟吹散，我又嘻嘻哈哈地追自家的大黄玩了。

乡下的童年没有芭比娃娃，也没有漂亮的宠物。乡下人家大多会养一条看门的土狗，不仅仅用于看家护院，更是家里的一员，是孩子们嬉闹时默不作声的小家长，是大人不在时家里的守护神。阡陌交错，鸡犬相闻，村里家家户户相隔得都不算太远。每到晚饭时候，村子里就会出现此起彼伏的吆喝声，唤自家孩子回去吃饭。这时，看门狗耳朵一抖，“嗖”一下冲回家，总是快孩子们一步到家，率先吃上给它留的一碗热气腾腾的饭。

如今，记忆里的美好田园被整齐划一的楼房替代，曾经肆意奔跑撒欢的山野也围上了栅栏。黄土地变成了沥青的路面，路边的草丛被规整格式化的草坪替代。现代化的农村多了整洁与美观，只是对于我来说，却少了儿时发现“野草莓”的惊喜，也少了很多在田野撒欢的野趣。

老式爱情

□ 胡杰然

我家一楼住着一对姓李的老夫妇，他们家的门常常半开着，每次到饭点时，整个楼道飘着他们家菜香味。

李大爷是个“棋痴”，但棋艺实在不怎么样，不管和谁下都是九输一赢，难得赢一次也是大家看在街坊邻居的面子上让着他。但他仍然乐此不疲，每天都在街头的棋摊上找对手，一有空就与人“厮杀”，常常忘记了回家吃饭。

此时，李大妈便出去寻他，嚷嚷着要把他的棋盘掀翻，李大爷每每都央求着说最后一盘、最后一盘。李大妈便像将军一样地围着棋盘转，盯着那最后一盘。这种场面，颇有趣味。

不知从哪天起，一男一女一起跳交谊舞突然流行了起来，这给李大妈也看得心痒痒。她专门买来VCD教学片，一招一式跟着学，反复练习，非常认真。我上下楼的时候，常常听到李大妈像军训的教官一样，大声喊着“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……”我忍不住侧身偷看，只见李大妈硬是拽着李大爷配合着努力跨步。可是，走不到几个拍子，李大爷就停了下来，发现了我在偷看，便羞赧地别过头。李大妈着急地问：“怎么不跳了，看啥呢？”语气里有少许的责备，就像在说孩子。

“看人呢！”李大爷虽然声音不响亮，但也是害羞不已。李大妈也发现了，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，她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又抬头和我笑了笑。而李大爷则像个小孩子一样，只顾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。

后来，再听说就是李大妈嫌弃李大爷怎么教都教不会，连木头人都比不上，便放弃了双人舞选择去独舞了，这几年也发展成了我们小区广场舞“一枝花”。

有一天，一辆卖糖葫芦的小车子到我们小区里吆喝，车上插满了五颜六色的糖葫芦，犹如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珠宝。小贩周围挤满了孩子，他们嘻嘻哈哈地笑着，争先恐后地选着糖葫芦。李大妈出门便看到了院里的孩子们人手一串，问我们的糖葫芦在哪买的？得知后，不大工夫，就见李大爷骑着电动三轮车拉着李大妈出发去追那个小贩。

电动三轮车上的两个人，各自头戴一顶小红帽，显得很精神。我们是目送他们走的，不一会儿，又看见他们回来了，李大妈像是炫耀胜利品一样扬着手里的糖葫芦和我们挥手，那含笑的眸子里却是少女的神态。

老式爱情大抵就是这样，日子很慢还很隽永，我抬头看月亮，却满眼都是你。



《岁末闲坐》钱新明